

御窑金砖：“点泥成金”的“天下第一砖”

◎ 国宝档案

都说点石成金，奉旨而造的“天下第一砖”御窑金砖，堪称“点泥成金”。

每一块金砖都有“生产标签”，标注有年代款识、督造官和窑户的名字。

大运河北京段有个潮县镇，这里的觅永路1号是北京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人民公社旧址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。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个院子里。博物馆的创办人叫王忠华。

都说北京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，大运河作为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从南到北，运来了数不清的粮食，还有大量建材。御窑金砖就是这其中的极品。

1990年，王忠华在爷爷那里得到第一块砖，那一年他17岁，从此，他开始痴迷于这种精工细作的艺术品。如今他创办了北京皇城御窑金砖博物馆，与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在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两端，遥相呼应。

御窑金砖是中国传统窑砖烧制业中“皇冠上的明珠”，明清以来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，成为皇宫建筑的专用产品，在《天工开物》中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砖”。既然是第一，这价格

也就上了天，因此还有“一两黄金一块砖”的说法。紫禁城也只有皇帝经常出入的三大殿：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才铺得起。这些规格分别为二尺二见方、二尺见方和一尺七见方的金砖，历经数百年，黑如墨玉，声如金石，见者无不称奇。

御窑金砖烧制、运输和铺墁安装的历程，相隔千里。制砖主要在江苏苏州，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通州皇木厂，然后在北京城的皇宫里进行铺墁使用，这就是“南砖北墁”。金砖从挖泥到最后烧制成砖的制作过程，经历选泥、练泥、制坯、装窑、烘干、焙烧、窖水、出窑等，共29道工序。这需要七百多天的时间，故而产量有限，经过这样一番历练，每块砖重达二百多斤。

在文人笔下，金砖被赋予了更加诗意的历程。“货船泊岸夕阳斜，女伴搬砖笑语哗。一脸窑煤粘汗黑，阿依貌本艳于花。”这首《竹枝词》描述的就是金砖出窑时的场景。无限拉长的时间，工艺的精细，与自然时令的配合，使金砖的制作工艺成为时间、人力、自然、物性的完美融合。

先说金砖所使用的泥料，采用的是江苏陆墓御窑村一带的黏土，“皆以沾

而不散，粉而不沙者为上”“掘而运，运而晒，晒而椎，椎而舂，舂而磨，磨而筛，凡七转而后得土”。这工艺怎么看都像面粉加工厂生产精白粉。

取土后便是“凡六转而后成泥”的练泥环节，然后是“制坯”环节和5至8个月的阴干过程。焙烧会根据不同材料的燃烧习性，“一月而糠草，二月而片柴，三月而棵柴，又四月十日而枝柴，凡五月而砖始出”。焙烧闭窑后开始窖水，以便形成砖瓦独特的青灰之色和足以持久千秋的坚硬质地。出窑后的成砖“或三五而选一，或数十而选一”，平均也就是20%至30%的合格率。

运送金砖进京可是件大事。金砖的包装、装船、运输，极有讲究，主要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有特殊的皇室活动，需要大批量专船专运。先要编队，前首官船坐着押运官员，后面货船按顺序排好，官船打着“苏州府”灯笼，每船插黄龙旗，有兵卒守护，择良辰吉时开炮启运，浩浩荡荡驶入大运河北上。还有一种是不太着急用的时候，为了节约成本，官府征调运送粮食的官船和民船，每船装金砖3至5块不等，捎带进京。

在博物馆的一个展

柜，有数十块拳头大小的残砖碎块。这些是王忠华在大运河边挖漕时捡到的金砖碎片。金砖有着严格的漕运与采办管理制度，皇家用的东西是不允许流入民间的，即便金砖在运输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残损，也会被打成碗口大的碎片就地掩埋在运河岸边，而且要一一记录在案备查。

金砖的铺墁也有诸多讲究。金砖运到紫禁城，开始铺墁，这个过程叫“金砖墁地”。我国传统铺地面的做法，有细墁地面和粗墁地面，其中最为精细的就是“金砖墁地”，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技艺中最高级的典型代表，整个过程要历经欣磨、铺墁、泼墨、钻生等四十余道工序才能完成。完工后金砖地面坚硬无比，油润如玉。

“砍砖之后，砖与砖之间要达到头发丝都放不进去的无缝标准。”王忠华这些年一直致力于研究金砖墁地技艺，每天都会和工人们一起修复打磨金砖。“御窑金砖制作在苏州，但成器是在北京皇城。”

博物馆珍藏了大量从明代永乐年间到清代宣统年间的御窑金砖，每一块金砖都有“生产标签”，标注有年代款识、督造官名字和窑户名字等信息，这大概就



是古时候的责任到人。

博物馆的宝贝不少，其中有一块长111厘米、宽46厘米、厚11.5厘米，特大尺寸的上细泥料砖“御窑金砖”；还有大明永乐金砖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零距离接触到六百年历史的故宫御窑金砖，与时空对话。馆里还有一块金砖墁地体验区，访客可以自己动手体验金砖墁地的传统工艺，感受“工匠精神”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。

一块砖的“成器”之旅，凝聚着南北工匠的执着和智慧，承载着运河文化的厚重与交融。在这一段旅程中，金砖由物而成器，金振玉声，容纳万物。一块砖的背后，是一群人的身影；一块砖的故事，是一个时代的故事。历经六百年寒暑风霜，传承与发展，御窑金砖和它的技艺沉淀在大运河畔，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道独特风景。（据《北京日报》）

苏轼徐州抗洪的启示

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四月，苏轼赴徐州任太守。上任不久，便遇到洪水围城，苏轼率领军民奋力抗洪，最终，城池安然无恙，百姓生命财产得以保全。细阅史料，苏轼抗洪的举措，值得今人借鉴。

徐州地处淮河的支流沂、沐、泗诸水的下游，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，东有骆马湖、西有微山湖，地势低洼，境内河流纵横交错，湖沼星罗棋布，极易发生洪涝灾害。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，黄河决堤，河南濮阳至山东西南部一带，皆为泽国，灾情严重。苏轼得知这一讯息后，知道洪水不日即可抵达徐州，于是他启动防洪预案，立即采取了四项措施：

一是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立即全民动员，组

织民众拿上挖土、运土的工具，修补、堵塞河堤上的洞穴隐患，并储存大量的土石、刍茭和柴草，以备抗洪之用；二是安定民心。八月二十一日，洪水如脱缰的野马，奔流而至徐州，淹了徐州的东、西、北门。此时，徐州又连降暴雨，水位急速上涨，“彭门城下，水二丈八尺”。危急之际，城内人心惶惶，一些富户欲携款出城躲避。面对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，苏轼一面加固城墙，防止洪水破墙而入；一面安定民心，他立即派出救济人员，让懂水性的人驾舟船到百姓中间散发干粮，以保证民众在洪涝期间不饿肚子，稳定波动、恐慌的情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苏轼亲自去做那些想出城避水的豪绅大

百姓都会动摇，百姓会倾城而出，还有谁来抗洪守城？如果洪水进城，你们的家产也将不复存在。请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。”苏轼斩钉截铁的言语和义薄云天的豪情，终于打消了这些人的顾虑，他们决定留在城内，与大家一起抗洪保城；三是求助于军队。宋朝的禁军直属朝廷枢密院指挥，地方官员无权调动。但险情紧急，如果再向朝廷奏报请调军队，路途遥远会耽误抗洪，更何况当时水围城池已无法出城。为增强抗洪力量，无奈之下，苏轼亲赴军营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动员禁军主动参加抗洪。苏轼对卒长说：“洪水已经包围了徐州城，全城百姓命悬一线，已是千钧一发之际，你们虽然是禁军，不属于我调遣，但是希

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共抗洪害，保民平安。”卒长也被苏轼感动，毅然说道：“太守尚且不躲避洪水，临危不惧，我辈小人，理应效命。”于是，卒长带领士卒与百姓日夜奋战，在城东南抢修起一道长堤，头起戏马台，尾连着城墙，长达九百八十四丈、高一丈、厚两丈，将凶猛的洪水阻挡在城外；四是与民同甘共苦。抗洪期间，苏轼在城墙上搭起草庐，既是办公地点，又是夜宿之所。“夜闻沙岸鸣瓮盎，晓看雪浪浮鹏鲲”。他脱去官服，身穿布衣、脚蹬草鞋，抱着“坐观入市卷闾井，吏民走尽余王尊”的决心，誓与徐州共存亡，和军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在军民的共同抵御下，十月初五，洪水退却，徐州转危为

安。“旋呼歌舞杂诙笑，不惜饮酹空瓶盆”，全城民众欢声雷动。

苏轼奋不顾身抗洪的事迹传到朝廷，皇帝下旨称赞他：“亲率官吏，驱督兵夫，救护城壁。一城生齿，并仓库庐舍，得免漂没之害。”得到上下赞颂的苏轼并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，他清醒地认识到徐州防洪的紧迫性、艰巨性和持久性。为了今后洪水不再泛滥成灾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他接着又做了两件事：一是上奏朝廷，请求免除徐州赋税，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“外小城”，以加固内城。朝廷同意了她的请求，次年二月，朝廷拨与苏轼三万贯、一千八百米粮以及七千二百个员工，用于防洪堤坝的建设；二是修筑黄楼纪念抗洪胜

利。苏轼看到徐州东门是防洪的要冲，不仅要把城门筑得牢不可破，而且还要在此修建一座黄楼，以镇水患。按照五行之说，黄代表土，水来土掩。水灾刚过，木石匮乏，为了不增加百姓的负担，苏轼下令将官府内传说为西楚霸王项羽所筑的“废事厅”拆除，废物利用，修建起一座百尺高的黄楼。神宗元丰元年九月初九重阳节，黄楼落成，全城同庆，官民欢呼雀跃。此情此景，苏轼感慨万千，赋诗《九日黄楼作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去年重阳不可说，南城夜半千沓发。水穿城下作雷鸣，泥满城头飞雨滑。黄花白酒无人问，日暮归来洗靴袜。岂知还复有今年，把盏对花容一呷。莫嫌酒薄红粉陋，终胜泥中事锹鍤。”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